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六冊

東周列國全卷之二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回

衛石碯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石厚略得小勝卽便退兵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其對州吁之說正與鄭莊機鋒相對可稱敵手

立威鄰國原圖脅制國人今已得勝奏凱國人謠歌猶自不和便令逆臣賊子頓然氣盡可見公道在人非兵威之可脅也石碯教州吁朝王定位自是正理然朝王必先往陳國求道說來委委曲曲遂令聽者不覺入其玄中不露痕跡正是老手深謀非愚忠可比

石碯國老上卿素爲國人信服州吁石厚業已離巢他若倡義
動兵拒州吁而迎公子晉豈曰不能但他不肯使人藉口故只
假手于陳以誅二逆卽迎立之事亦候陳使已至聽眾人公議
而行自己毫不沾手又不費力氣又自避嫌疑正便二十分安
穩亦一十分妥貼是大智純臣與他國之易君立君者有天淵
之別

陳國太廟立着白牌自是陳國之事石厚看見偏就喫驚可見
虛心事原做不得

陳國使命已到石碯却先到朝中會集百官方把書信開看便
見得是一樁公事不特不肯任過亦并不肯居功真是純臣用
心亦是老臣卓見

奸詐二字雖是兩樣却是相連爲用離不開的奸人無有不詐

詐人無有不好者只看鄭莊要退宋兵使公子馮出居長葛便
詐說敝邑不忍加誅令其伏罪于彼君自圖之要伐宋報仇便
詐與他國通好陳國不聽便使人侵界詐作不知恐伐宋無名
便詐作朝王朝王既不得意伐宋又不能忍便詐稱王命妄自
宣言又加彤弓弧矢儼然無忌惟其處處奸故處處詐處處詐
正是處處奸也

桓王竟是孩子氣不是天子身分鄭莊無禮力既不能往討當
有包容之意原不過望其悔悟來朝而已今既來了縱不加禮
亦只平常待之便了許多閒言閒語說他則甚此是鄉村中不
知事體婦人孩子身分豈有天子而出於此天子而出於此周
室所以不振也

鄭莊伐宋之兵王命雖是假的而久不朝貢却自是宋殤不是

故鄭莊得借以假命列國亦因而聽從只看宋殤聞報喫驚便知自己原不該缺禮也

凡人無故用情其中必有所爲如黑肩之於鄭莊是也故鄭莊便心疑祭足便道破黑肩先勸桓王加禮以勸列國雖是一說然未必不心在於此也

鄭莊祭足屢次出兵必先東算西算安放停妥方纔舉事所算俱在彀中所以能每戰必勝可見奸人得利亦是自有一段才智勝人處不是一味瞎很僥倖也

話說石厚纔勝圖兵一陣便欲傳令班師諸將皆不解其意齊來稟復州吁曰我兵銳氣方盛正好乘勝進兵如何遽退州吁亦以爲疑召厚問之厚對曰臣有一言請屏左右州吁麾左右使退厚乃曰圖兵素強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王朝卿士畢竟有體面今爲我所勝足以立威

主公初立國事未定若久在外方恐有內變

石厚慮有內變自是奸人心虛

州吁曰

徵卿言寡人慮不及此少頃魯三國俱來賀勝各請班師遂解圍而去計合圍至解圍纔五日耳石厚自矜有功令三軍齊唱凱歌擁魯州吁揚揚歸國但聞野人歌曰

一雄興一雄斃 歌舞變刀兵 何時見太平

恨無人分訴洛京

州吁

曰國人尚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碯昔位上卿素爲國人所

信服

現在國君現在上卿都不如已退位老子可知公道在人

主公若徵之入朝與其國政位必

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雙白粟五百鍾候問石碯卽徵碯入朝議事

石碯托言病篤堅辭不受

石碯若肯來不但不成石碯國人也便不信服他了

州吁又問石厚

曰卿父不肯入朝寡人欲就而問計何如石厚曰主公雖往未必相

見臣當以君命叩之乃回家見父致新君敬慕之意石碯曰新主相

石欲何爲也石厚曰只爲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欲求父親決一良

策石錯曰諸侯卽位以稟命于王朝爲正業已自立却因國人不和便恐君位未定可知爲君

全要能得民心新主若能觀圖得圖王錫以黻冕車服奉命爲君國人更有

何說石厚曰此言甚當但無故人朝圖王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

于王方可石碯曰今陳侯陳桓忠順圖王朝聘不缺王甚嘉寵之吾

國與圖素相親睦近又有借兵之好若新主親往朝圖央陳侯通情

圖王然後人覲有何難哉此乃調虎離穴之計石碯亦自度能得陳力故也不然爲虎橫翼智者不爲石

厚卽將父碯之言述于州吁州吁大喜當備玉帛禮儀命上大夫石

厚石厚慮與陳深何似不知乃父之計解亦務護駕往圖國進發石碯與圖國人大子鍼素相厚善乃剖指灑血

部之後漸生驕後加寫下一書密遺心腹人竟到子鍼處托彼呈達圖桓公書曰

外臣石碯百拜致書圖賢侯殿下圖福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弒

君之禍此雖逆弟州吁所爲實臣之逆子厚貪位助策二逆不誅

亂臣賊子行將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

不是真用大不能制只是

不肯自居廢只罪先公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實出老夫之謀幸

上國拘執正罪以正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臣國之幸也

陳桓公見畢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

子鍼出言

便正自是石碻一流人今之來陳乃自送死不可縱之桓公曰善遂

方以煩聚於此可見定下擒州吁之計却說州吁同石厚到陳尙未知石碻之謀一君一

臣昂然而入陳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留于客館安置遂致陳侯之

命請來日太廟中相見

古者朝禮兩君相見必于太廟若爲祖宗而來不敢自當也州吁見陳侯

禮意殷勤不勝之喜次日設庭燎于太廟陳桓公立于主位左擯右

相擺列得甚是整齊石厚先到見太廟門首立着白牌一面上寫爲

臣不忠爲子不孝者不許入廟

自是常典大禮却偏偏刺入逆臣眼中故妙石厚大驚擗

大夫子鍼曰立此牌者何意子鍼曰此吾先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

石厚遂不疑須臾州吁駕到石厚導引下車立于賓位儼相啓請入

廟州吁佩玉秉圭方欲鞠躬行禮只見子鍼立于側大聲喝

曰圖天子有命來意本是要求通情朝周才開口先聽得一句便是周天子有命一人心不知是喜是懼只拏

私君賊州吁石厚二人餘人俱免說聲未畢先將州吁擒下石厚急

拔佩劍一時着忙不能出鞘只用手格鬪打倒二人廟中左右壁廂

俱伏有甲士一齊攏來將石厚綁縛從事兵眾尙然在廟外觀望子

鍼將石碯來書宣揚一遍陳人仍言石碯來書可嘉問是公道眾人方知吁厚被擒皆

石碯主謀假手于圖天理當然遂紛然而散史官有詩嘆曰

州吁昔日餞桓公 今日陳朝受禍同

屈指爲君能幾日 好將天理質蒼穹

圖侯卽欲將吁厚行戮正罪羣臣皆曰石厚乃石碯親子未知碯意

如何陳人必作此語自是人情之常蓋大義滅親四字原不是容易說也不若請圖自來議罪庶無後

言陳侯曰諸卿之言是也乃將君臣二人分作兩處監禁州吁囚于

濮邑石厚囚于本國使其音信隔絕遣人星夜馳報衛國竟投石碯

却說石碯自告老之後未曾出戶見陳侯有使命至卽命輿人駕車

伺侯一面請諸大夫朝中相見眾各駭然石碯親到朝中會集百官

方將陳侯書信啓看知州吁已拘執在陳專等圖大夫到公同議罪

百官齊聲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張石碯曰二逆罪俱不赦明

正典刑以謝先靈誰肯往任其事石宰醜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醜

雖不才竊有公憤逆吁之戮醜當蒞之右宰專任往殺州諸大夫皆

曰右宰足辦此事矣但首惡州吁旣已正法石厚從逆可從輕議宋

亦如此說可見石碯大怒曰州吁之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

大義滅親之難積牛子也愛子時以舌典得無疑我有舐犢之私乎老夫當親自一行手誅此賊不然無面

目見先人之廟也州吁雖是逆賊然旣爲君殺之恐有弑君之嫌

故雖假手鄰國若石厚同逆便不避不慈之嫌直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五

欲自往殺之純臣義理上都有分寸家臣獮羊肩曰國老不必發怒某當代往石碯乃使石宰醜石宰官往濮蒞殺州吁獮羊肩往陳蒞殺石厚一面整備法駕迎公子晉于邢左邱明修傳至此稱石碯爲大義而滅親真純臣也史臣詩曰

公義私情不兩全

甘心殺子報君冤

世人溺愛偏多昧

安得芳名壽萬年

隴西居士又有詩言石碯不先殺石厚正爲今日并殺州吁之地詩

曰

明知造進有根株

何不先將逆子除

自是老臣懷遠慮

故留子厚誤州吁

再說右宰醜同獮羊肩同造國都先謁見國桓公謝其除亂之恩然後分頭幹事右宰醜至濮將州吁押赴市曹州吁見醜大呼曰汝吾

臣也何敢犯吾右宰醜曰先有臣弑君者吾效之耳若論此時也

却總不如此州吁俛首受刑猶羊肩往都蒞殺石厚石厚曰死吾

分內願上囚車一見父親之面然後就死猶羊肩曰吾奉汝父之命

來誅逆子汝如念父當攜汝頭相見也又是一句遂拔劍斬之公子

晉自歸歸以誅吁告于武宮衛武公之廟重為桓公發喪卽侯位是為

宣公尊石碯為國老世世為卿從此陳益益相親睦却說鄭莊公見

五國兵解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忽報公子馮自長葛逃回在朝

門外候見莊公召而問之公子馮訴言長葛已被宋兵打破占據了

城池打破長葛猶可說是為公子馮之故占據城逃命到此乞求覆

護言罷痛哭不已莊公撫慰一番仍令馮住居館舍厚其廩餼不一

日聞州吁被醜殺于濮已立新君莊公乃曰周吁之事與新君無

干土兵伐宋也寡人當先伐之乃大集羣臣問以伐宋之策祭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六

足進曰前者五國連兵伐鄭今我若伐宋四國必懼合兵救宋非勝

算也自己未動先算別人正是相兵秘訣亦不止是用兵秘訣為今之計先使人請成于陳再以

利結魯若魯陳結好則宋勢孤矣莊公從之遂遣使如陳請成陳侯

不許公子佗字五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善鄰可說親仁不可說

處親仁二字父鄭來講好不可遠之陳侯曰鄭伯狡詐不測豈可輕信

不然宋衛皆大國不聞講和何乃先及我國此乃離間之計也亦疑

况我曾從宋伐鄭今與鄭成宋國必怒得鄭失宋有何利焉說利害

但非鄭莊遂却鄭使不見莊公見陳不許成怒曰陳所恃者衛耳

衛亂初定自顧不暇豈能為人俟我結好魯國當合魯衛之眾先報

宋仇次及于陳此破竹之勢也祭足奏曰不然陳強陳弱請成自我

陳必疑離間之計所以不從凡事到他跟前一口使能猜若命邊人

乘其不備侵人其境必當大獲因使舌辨之士遠其俘獲以明不欺

彼必聽從

主意却不差不差

平之國之後徐議伐宋為當莊公曰善乃使兩鄙宰

率徒兵五千假裝出獵潛入國界大掠男女輜重約百餘車陳疆吏

守疆之吏

申報桓公桓公大驚正集羣臣商議忽報有國使穎考叔在朝

門外齋本國書求見納還俘獲陳桓公問公子佗曰國使此來如何
公子佗曰通使美意不可再却桓公乃召穎考叔進見考叔再拜將
國書呈上桓公啓而觀之略曰

寤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君方膺王寵寡人亦忝為王臣埋宜
相好共效屏藩近者請成不獲邊吏遂妄疑吾二國有隙擅行侵
掠寡人聞之卧不安枕今將所俘人口輜重盡數納還遣下臣穎
考叔謝罪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惟君許焉

陳侯看畢方知國之修好出于至誠遂優禮穎考叔遣公子佗報聘
自是陳和好國莊公謂祭足曰國已平矣伐宋奈何祭足奏曰宋

爵尊國大王朝且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向欲朝覲只因齊侯約

會石門又遇州吁兵至擔擱至今今日宜先入國朝見國王然後假

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宋兵出有名往無不勝矣鄭莊公大喜曰

卿之謀事可謂萬全時國桓王卽位已三年矣莊公命世子忽監國

自與祭足如國朝見國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周正建子故以十一

月朔國公黑肩勸王加禮于國以勸列國桓王素不喜國又想起侵

奪麥禾之事怒氣勃勃怒原是怪不得只是既已無奈他何便索性不必說他便了謂莊公曰卿

國今歲收成何如莊公對曰托賴吾王如天之福水旱不侵桓王曰

幸而有年溫之麥成國之禾朕可留以自食矣說得又沒有勸兩說他則甚莊公

見桓王言語相侵閉口無言當下辭退桓王也不設宴也不贈賄諸侯

來朝王必宴勞之答使人以黍米十車遺之曰聊以爲備荒之資莊

公甚悔此來謂祭足曰大夫勸寡人入朝今國王如此怠慢口出怨

言以黍米見訕寡人欲却而不受當用何辭祭足對曰諸侯所以重

者以世爲卿士在王左右也王者所賜不論厚薄總曰天寵主公

若辭而不受分明與國爲隙既失國何以取重于諸侯乎此當日

取麥取禾又是何說正議論間忽報國公黑肩相訪私以綵繪二車爲贈言語

之際備極款曲良久辭去莊公謂祭足曰周公此來何意祭足對曰

周王有二子長曰沍次曰克周王寵愛次子屬周公使輔翼之將來

必有奪嫡之謀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以爲外援主公受其綵繪

正有用處莊公曰何用祭足曰鄭之朝王鄰國莫不知之今將周公

所贈綵帛分布于十車之上外用錦袂覆蓋出都之日宣言王賜再

加彤弓弧矢假說宋公久缺朝貢主公親承王命率兵討之以此號

召列國貢以從兵有不應者即係抗命重大其事諸侯必然信從

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一

一聽卿而行隴西居士咏史詩曰

綵繒未黍不相當 無命如何假托王

畢竟虛名能動眾 睢陽行作戰爭場

莊公出了**圓**境一路宣揚王命輦轂之下公然假傳聖旨全無顧忌藐視王朝於此極矣聲播

公不臣之罪聞者無不以為真這話直傳至**宋國** **殤**公心中驚懼

遣使密告於**齊**宣公宣公乃糾合**齊** **魯**公欲與**宋** **鄭**兩國講和約定

月日在瓦屋周地之地相會歃血訂盟各釋舊憾**宋** **殤**公使人以重幣

遺**齊**約先期在大丘今開封府永城縣一面商議**鄭**事然後並駕至於瓦屋

齊 **禚**公亦如期而至惟**鄭** **莊**公不到**齊**侯曰**鄭**伯不來和議敗矣便

欲駕車回國**宋**公強留與盟**齊**侯外雖應承中懷觀望之意如此之盟要他

甚惟**宋** **衛**交情已久深相結納而散是時**圓**桓王欲罷**鄭**伯之政以

號公忌代之周公黑肩力諫乃用忌父為右卿士任以國政**鄭**伯

爲左卿士虛名而已莊公聞之笑曰料國王不能奪吾爵也此是老奸胸中

羞憤強自解說之語又與別處之欺藐聲口不同後聞齊宋合黨謀於祭足祭足對曰齊宋

原非深交皆因魯侯居間糾合雖然同盟實非本心又被他說着了主公今

以王命竝布于齊魯卽托魯侯糾合齊侯協力討宋魯與齊連壤世

爲婚姻魯侯同事魯必不違算得是蔡衛姬姓伯爵國在濮如雷澤北二十里魯男爵

伯益之後今開封府許州諸國亦當傳檄召之方見公討有不赴者移帥伐之莊

公依計遣使至魯許以用兵之日侵奪魯地盡歸魯國公子翬乃貪

橫之徒欣然諾之奏過魯君轉約魯侯與魯在中丘魯地名取齊魯侯

使其弟夷仲年名年字夷仲爲將出車三百乘魯侯使公子翬爲將出車

二百乘前來助魯莊公親統著公子呂高渠彌頰考叔公孫闕等

一班將士自爲中軍建大纛二面名曰蝥弧上書奉天討罪四大字

以輅車載之將彤弓弧矢懸於車上號爲卿士討罪久不朝貢之罪不知比強劫麥

禾者輕重何如夷仲年將左軍公子翬將右軍揚威耀武殺奔宋國公子翬

先到老挑宋地地方守將引兵出迎被公子翬奮勇當先只一陣殺得

兵棄甲曳兵逃命不迭被俘者二百五十餘人公子翬將捷書飛

報齊伯就迎至老挑下寨相見之際獻上俘獲莊公大喜稱贊不絕

口命幕府填上第一功殺牛饗士安歇二日然後分兵進取命趙考

叔同公子翬領兵攻打郕城公子呂接應命公孫闕同夷仲年領兵

攻打防城部防皆在宋州府昌邑縣宋邑名高渠彌接應將老營安扎老挑專聽報捷却說宋

殤公聞三國兵已入境驚得面如土色急召司馬孔父嘉問計當日

忠言此時却原來也駭怕了孔父嘉奏曰臣曾遣人到王城打聽並無伐宋之命

齊托言奉命非真命也齊特墮其術中耳然三國既合其勢誠不

可爭鋒為今之計惟有一策可令齊不戰而退殤公曰鄭已得利肯

遽退乎孔父嘉曰齊假托王命遍召列國今相從者惟齊兩國耳

東門之役前州吁伐鄭夫秦陳魯同事魯貪鄭賂陳與鄭平皆入鄭

黨所不致者魯也也魯君親將在此車徒必盛其國空虛主公誠以

重賂雖在厚間亦必少不得遣使告急于魯使糾合蔡國輕兵襲鄭

鄭君聞已國受兵必返旆自救魯師既退齊魯能獨留乎殤公曰卿

策雖善然非卿親往魯兵未必即動孔父嘉曰臣當引一枝兵為蔡

鄉道殤公即簡車徒二百乘命孔父嘉為將攜帶黃金白璧綵緞等

物星夜來到魯國求魯君出師襲魯宣公受了禮物要緊之物如

嫌輕足矣一笑遣右宰醜率兵同孔父嘉從間道出其不意直逼滎陽世子

忽同祭足急忙傳令守城已被宋魯之兵在郭外大掠一番擄去人

畜輜重無算右宰醜便欲攻城孔父嘉曰凡襲人之兵不過乘其無

備得利即止若頓師堅城之下魯伯還兵來救我腹背受敵是坐困

耳不若借徑於戴國名今開封府考城縣全軍而返度我兵去魯之時魯君亦

當去宋矣算得明拏得穩來得不差右宰醜從其言使人假道於戴

去得恰好不愧司馬之職

戴人疑其來襲已國閉上城門授兵登陴城梁曰陴孔父嘉大怒離戴城

十里同右宰醜分作前後兩寨準備攻城戴人固守屢次出城交戰互有斬獲孔父嘉遣使往蔡國乞兵相助不在話下此時賴考叔等已打破郕城公子闕等亦打破防城各遣人於鄆伯老營報捷恰好世子忽告急文書到來不知鄆伯如何處置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詔賊隱公

鄭莊不取郕防立許叔以爲許後是老奸奸得可愛處蓋兩次出兵都是假稱王命旣曰討罪不應取其土地一也自爲兵主取地爲貪易于使人看破二也不居報怨之名三也悉以與人

不失借兵之約四也嫁禍于人使宋歸怨五也有此一番後面
再有出兵之時易于得人之力六也其爲許立後更有深心若
子孫英武有爲則我已立監據守不怕許人變端若才具庸常
則自己故業猶未知能守與否况所奪于他人者乎能保許叔
之無他變耶今留此一線人情落得名聲好聽又使許人感激
又使鄰國不疑老奸愈老愈猾算計愈加周密無遺恨便令人
恨煞愛亦令人愛煞也

戴國被吞自是國無賢士然人之不能自立而臨急借力于人
者往往被人暗算反喫大虧戴事可爲殷鑒也

得專征伐威令必行固是方伯事然表率羣侯恪修職貢股肱
王室鎮奠封疆乃其本職其或至于用兵者不得已耳然征討
不庭亦只責其仍修職貢而已今鄭莊本無方伯之命又數與

王室爲仇假傳王命私怨興兵滅國奪地擅與擅取于天家無毫髮之益而負罪有邱山之重乃不知自愧反誇詡矜考叔折之是也然不向根本處立論只說他威令不行是從枝葉處添枝葉了考叔雖賢不識大體是質美而學問不足者

凡能諂我者必能諂人此定理也亦人情也乃至能殺人以媚我者必能殺我以媚人何也彼非有義理之見出于中而惟利害之是視也旣利害是視而何義理之有觀于魯隱與公子翬之事而聽言者其可以鑒矣

隱公本欲讓國而反以召禍子軌遲早得國而竟被惡名皆貪之一念爲之也不議其貪而且毒與之共國而不疑包容其讒諂惡言而不與衆共棄之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魯隱之謂

矣

話說國莊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書即時傳令班師夷仲年公子翬

等親到老營來見國伯曰小將等乘勝正欲進取忽聞班師之令何

也莊公奸維多智隱下宋國襲國之事只云寡人奉命討國今仰仗

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削地之刑矣賓王上爵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故云

王室素所尊禮寡人敢來多求說得其寔好聽所取郟防二邑齊魯各得其

一寡人毫不敢私夷仲年曰上國以王命徵師敝邑奔走恐後少効

微勞禮所當然決不敢受邑謙讓再三莊公曰既公子不肯受地二

邑俱奉國侯以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勞公子翬更不推辭拱手稱謝

另差別將領兵分守郟防二邑不在話下莊公大犒三軍臨別與夷

仲年公子翬刑牲而盟三國同患相恤後有軍事各出兵車爲助所

讓邑而不取如背此言神明不宥單說夷仲年歸國見國僖公備達

取防之事僖公曰石門之盟有事相偕今雖取邑理當歸國夷仲年

曰鄭伯不受并歸魯侯矣僖公以鄭伯為至公稱嘆不已據形跡而不察其心

此等人正再說鄭伯班師行至中途又接得本國文書一道內稱宋

衛已移兵向戴矣莊公笑曰吾固知二國無能為也燕孔父不知兵

烏有自救而復遷怒者說得有埋老奸真是知兵遷怒言本怒鄭而復生事于戴吾當以計取之

乃傳令四將分為四隊各各授計銜枚臥鼓並望戴國進發再說宋

衛合兵攻鄭又請得蔡國領兵助戰滿望一鼓成功忽報鄭國遣上

將公子呂領兵救鄭離城五十里下寨石宰醜曰此乃石厚手中敗

將全不耐戰何足懼哉詐敗右宰不知是計故云少頃又報鄭君知鄭兵來救開門接入去了

孔父嘉曰此城唾手可得小意鄭兵相助又費時日奈何石宰醜曰

既有助手必然合兵索戰你我同升壁壘察城中之動靜好做準

備二將方在壁壘之上指手畫腳忽聽連珠炮響城上遍插鄭國的

旗號公子呂全裝披掛倚着城樓外擡高聲叫曰多賴三位將軍氣

力寡君已得城多多致謝原來莊公設計假稱公子呂領兵救

其實莊公親在戎車之中只要哄進城就將君逐出并了

國之軍城中連日戰守困倦素聞伯威名誰敢抵敵幾百世相傳

之城池不勞餘力歸于國自是戰國無人非君引了宮眷投奔

西去了孔父嘉見伯白占了城忿氣填胸將兜盞擲地曰吾

今日與誓不兩立替仇人做活不得不氣然右宰醜曰此老奸指

公最善用兵必有後繼倘內外夾攻吾輩危矣孔父嘉曰右宰之言

何大怯也于大敗何孔父之疏忽也正說間忽報城中着人下戰書孔父嘉即批來曰決戰一

面約會二國要將三路軍馬齊退後二十里以防沖突孔父嘉

居中左右營離隔不過三里立寨甫畢喘息未定忽聞寨後一

聲炮響火光接天車聲震耳謀者音謀探子報兵到了孔父嘉大怒手

提方天畫戟登車迎敵只見車聲頓息火光俱滅了纔欲回營左邊

東周及周志 卷之二 三
炮聲又響火光不絕孔父嘉出營觀看左邊火光又滅又邊炮響連

聲一片火光隱隱在樹林之外孔父嘉曰此老奸疑軍之計傳令亂

動者斬少頃左邊火光又起喊聲振地忽報左營蔡軍被劫孔父嘉

曰吾當親往救之既已曉得何又輕纔出營門只見右邊火光復熾

正不知何處軍到孔父嘉喝教御人只顧推車向左御人着忙反推

向右去遇着一隊兵車互相擊刺約莫餘方知是魯國之兵彼此

說明合兵一處同到中營亦為疑兵所惑故爾疑那中營已被高渠彌皆鄭莊公用兵如神已據全勝之勢矣據了急回轅時右有

潁考叔左有公孫闕兩路兵到公孫闕接住右宰醜潁考叔接住孔

父嘉做兩隊廝殺東方漸曉孔父嘉無心戀戰奪路而走遇着高渠

彌又殺一陣孔父嘉棄了乘車跟着者止存二十餘人徒步奔脫右

宰醜陣亡三國車徒悉為魯國所俘獲音孚取也所據魯國郊外人畜輜重仍舊

為魯國所有此莊公之妙計也史官有詩云

主客雌雄尚未分
莊公智計妙如神

分明螭蚌相持勢
得利還歸結網人

莊公得了圖城又兼了三國之師大軍奏凱滿載而歸莊公大排筵

宴款待從行諸將諸將輸番獻卮上壽莊公面有德色舉酒灑地曰

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加上公於古之方伯

何如羣臣皆稱千歲摯穎考叔嘿然莊公睜目視之考叔奏曰君失

言矣夫方伯者受王命為一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令無不行呼無

不應今主公托言王命聲罪于天天子實不與聞此是正論况傳

檄徵兵音吸以木桶為音反助音侵音鄭音小國公然不至方伯之威固如是乎

此論與上文全不相蒙莊公笑曰卿言是也蔡衛全軍覆沒已足小

懲今欲問罪鄭許二國孰先穎考叔曰鄭鄰于齊許鄰于鄭主公既

欲加以違命之名宜正告其罪遣一將助齊伐鄭請齊兵同來伐鄭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十四

得郟則歸之齊得許則歸之鄭庶不失兩國共事之誼侯事畢獻捷

于國亦可遮飾四方之耳目莊公曰善但當次第行之乃先遣使將

問罪也齊侯齊侯欣然聽允遣夷仲年將兵伐郟鄭遣

大將公子呂率兵助之直入其都齊人大懼請成于齊齊侯受之就

遣使跟隨公子呂到鄭叩問伐許之期莊公約齊侯在時來地地方

面會轉央齊侯去訂齊侯同事時國桓王八年之春也公子呂途中

得病歸國未幾而死莊公哭之慟曰子封字不祿吾失右臂矣乃厚

卹其家祿其弟公子元爲大夫時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世子

忽密諫曰渠彌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莊公點首乃改用祭足

爲上卿以代公子呂之位世子知高渠彌而不知祭足何也高渠彌爲亞卿不在話

下且說是夏齊魯二侯皆至時來與鄭伯而訂師期以秋七月朔在

許地取齊魯二侯頓命而別鄭莊公回國大閱車馬擇日祭告于太宮

廟鄭祖聚集諸將于教場重人自大旗建于大車之上用鉄縮之這

大旗以錦爲之錦方一丈三尺綴金鈴二十四個旗上繡奉天討罪

四大字旗竿長三丈三尺莊公傳令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拜

爲先鋒卽以輅車賜之言未畢班中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銀盔身穿

紫袍金甲生得黑面虬鬚龍眉大眼眾視之乃大夫瑕叔盈也音天上前

素曰大名居也臣能執之雙手拔起旗竿緊緊握定上前三步退後三步仍登

立車中路不氣喘軍士無不喝采瑕叔盈大叫御人何在爲我駕車

方欲謝恩班中又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雉冠綠錦抹額身穿緋袍音非犀

甲口稱執旗展步未爲希罕臣能舞之眾人上前觀看乃大夫頹考

叔也御者見考叔口出大言便不敢上前且立住脚觀看只見考叔

左手撩衣將右手打開鉄縮從背後倒拔那旗湧身一跳那旗竿早

找起到手忙將左手搭住順勢打個轉身將右手托起左旋右轉如

長司國志 卷之 十五

長鎗一般舞得呼哧的響那面旗捲而復舒舒而復捲觀者盡皆駭
然莊公大喜曰真虎臣也當受此車爲先鋒言猶未畢班中又走出
一員少年將軍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頭帶束髮紫金冠身穿織金綠
袍指着考叔大喝道你能舞旗偏我不會舞這車且留下大踏步上
前考叔見他來勢兇猛一手抱着旗竿一手挾着車轅飛也似跑去
了那少年將軍不捨在兵器架上綽起一柄方天畫戟隨後趕出教
場將至大路莊公使大夫公孫獲傳語解勸那將軍見考叔已去遠
恨恨而返曰此人藐我姬姓無人吾必殺之那少年將軍是誰乃是
公族大夫名喚公孫闕字子都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爲鄆莊公所
寵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正是此人平日恃寵驕橫兼
有勇力與考叔素不相睦當下回轉教場兀目怒氣勃勃莊公誇獎
其勇曰二虎不得相鬪寡人自有區處另以車馬賜公孫闕并賜環

叔盈兩個各各謝恩而散髯翁有詩云

軍法從來貴正齊

挾輅拔戟敢胡爲

鄭庭雖是多驍勇

無禮之人命必危

至七月朔日莊公出祭足同世子忽守國自統大兵望城進發

魯二侯已先在近城二十里下寨等候三君相見敘禮讓侯居中

魯侯居右魯伯居左是日莊公大排筵席以當接風魯侯袖中出檄

書一緋書中數語男不具職貢之罪今奉王命來討魯鄭二君俱看

過一齊拱手曰必如此師出方爲有名約定來日庚辰協力攻城先

遣人將討檄射進城去次早三營各各放炮起兵那魯本男爵小小

國都城不高池不深被三國兵車密密札札圍得水洩不漏城內好

生驚怕只因魯莊公是個有道之君素得民心願爲固守所以急切

未下既無勇又無謀其亡宜矣齊魯二君原非主謀不甚用力到底是魯將出力

人人奮勇個個誇強就中頗考叔因公孫開奪車一事越要施逞手

此時施逞手段愈加格忌到

不如爭車之時與子都

在鄭伯跟前嚴嚴發誓無有以慢之耳

段到第三日壬午考叔在轅車上將蜚弧大旗挾于脅下湧身一跳

早登

城公孫開

列目第一

眼明手快見考叔先已登城忌其有功在人叢中

認定考叔颺的發一冷箭也是考叔合當命盡正中後心從城上連

旗倒跌下來瑕叔

唯言反

盈只道考叔爲守城軍士所傷一股憤氣太陽中

迸出火星就地取過大旗一湧而上遶城一轉大呼君已登城矣

眾軍士望見繡旗

戰刻脣切上十

飄颺認伯真個登城勇氣百倍一齊上城砍開

城門放之兵入來隨後三君並入莊公易服雜于軍民中逃

奔衛國去了

齊侯出榜安民將國土地讓與

齊侯隱公堅辭不

受齊僖公曰本謀出既侯不受宜歸鄭國鄭莊公滿念貪因

見齊魯二君交讓只索佯推假遜正在議論之際傳報有大夫百

里引着一個小兒來見三君同聲喚入百里哭倒在地叩首乞哀願

見齊魯二君交讓只索佯推假遜正在議論之際傳報有大夫百

延大岳一線之祀

許乃太岳之裔

侯問小兒何人百里曰吾君無子此君

之弟多新臣

○

二侯各悽然有憐憫之意

○

莊公見景生情將計

就計就轉口曰寡人本迫于王命從君討罪若利其土地非義舉也

今君雖竄其世祀不可滅絕既其弟見在且有大夫可托有君

有臣當以歸之百里曰臣止爲君亡國破求保全六尺之孤耳土

地已屬君掌握豈敢復望莊公曰吾之復乃真心也恐叔年幼

不任國事寡人當遣人相助乃分爲二其東偏使百里奉新臣以

居之其西偏使大夫公孫獲居之名爲助許實是堅守一般

二侯不知是計以爲安置妥當稱善不已百里同許叔拜謝了三君

三君亦各自歸國髯翁有詩單道莊公之詐詩曰

殘忍全無骨肉恩

區區許國有何親

二偏分處如監守

卻把虛名哄外人

許莊公老死于衛許叔在東偏愛制縛直待莊公薨後公子忽

突相爭數年突入而復出忽出而復入那時國擾亂公孫獲病死

叔方才與百里用計乘機潛入許都復整宗廟此是後話再說

莊公歸國厚賞瑕叔盈思念賴考叔不置深恨射考叔之人而不得

其名乃使從征之眾每百人爲率出猪一頭二十五人爲行出犬雞

各一隻召巫史爲文以咒詛之公孫闕暗匿笑如此咒詛三日將

畢莊公親率諸大夫往觀纔焚祝文只見一人蓬首垢面逕造

伯面前跪哭而言曰臣考叔先登城何負于國被奸臣子子都爭

車之仇冷箭射死臣已得請于上帝許償臣命蒙主君垂念九泉懷

德言訖以手自探其喉喉中噴血如注登時氣絕莊公認得此人

是公孫闕急使人救之已呼喚不醒原來公孫闕被賴考叔附魂索命

自訴于伯之前就附本身報仇到此方知射考叔者卽闕也

真是十分爽快

公嗟嘆不已感考叔之靈命於潁谷立廟祀之今河南府登封縣卽潁谷故地有潁大夫廟又名純孝廟洧川亦有之陪西居士有詩譏莊公云

爭車方罷復傷身

亂國全然不忌君

若使羣臣知畏法

何須雞犬黷神明

黷亂也出馮也國也

莊公又分遣二使將禮幣往魯兩國稱謝魯國無話單說所遣魯

國使臣回來繳上禮幣原書不啓莊公問其緣故使者奏曰臣方入

魯境聞知魯侯被公子翬所弑已立新君國書不合不敢輕投莊公

四字是說公稱禍之故

曰魯侯謙讓寬柔乃賢君也何以見弑使者曰其故臣備聞之魯先

君惠公元妃早薨寵妾仲子立爲繼室生子名軌欲立爲嗣魯侯乃

隱公是仲子之子

他妾之子也惠公薨羣臣以魯侯年長奉之爲君魯侯承父之志每

言國乃軌之國也因其年幼寡人暫時居攝耳子翬求爲太宰之官

魯侯曰侯軌居君位汝自求之公子翬反疑魯侯有忌軌之心密奏

謂何必又說子軌鍾巫之禍隱公自啟之也

魯侯曰臣聞利器入手不可假人主公已嗣爵爲君國人悅服千歲

而後便當傳之子孫何得以居攝爲名起入非望今軌年長恐將來

不利于主臣請殺之爲主公除此隱憂何如魯侯掩耳曰汝非癡狂

安得出此亂言

既知亂言便當明正其罪

吾已使人於莒裘

地名卽今泰安州

築下宮室

爲養老計不日當傳位于軌矣翬默然而退自悔失言誠恐魯侯將

此一段話告軌軌卽位必當治罪夤夜往見軌反說主公見汝年齒

漸長恐來爭位今日召我入宮密囑行害于汝

說得在人情物理之中令人那得不信

軌懼而問計翬曰他無仁我無義公子必欲免禍非行大事不可

謂

也軌曰彼爲君已十一年矣臣民信服若大事不成反受其殃翬曰

吾已爲公子定計矣主公未立之先曾與魯君戰狐壤

鄭地

被魯所

獲囚于鄭大夫尹氏之家尹氏素奉祀一神名曰鍾巫主公暗地祈

禱謀逃歸于魯國卜卦得吉乃將實情告于尹氏那時尹氏正不得志于魯乃與主公共逃至魯遂立鍾巫之廟于城外每歲冬月必親自往祭今其時矣祭則必館于寯大夫之家吾預使勇士充作徒役雜居左右主公不疑俟其睡熟刺之一夫之力耳軌曰此計雖善然惡名何以自解鞏曰吾預囑勇士潛逃歸罪于寯大夫有何不可子軌下拜曰大事若成當以太宰相屈子鞏如計而行果弑魯侯今軌已嗣爲君鞏爲太宰討寯氏以解罪國人無不知之但畏鞏權勢不敢言耳莊公乃問於羣臣曰討魯與和魯二者孰利察仲曰魯邇世好不如和之臣料魯國不日有使命至矣言未畢魯使已及館驛莊公使人先叩其來意言新君卽位特來修先君之好且約兩國君面會訂盟莊公厚禮其使約定夏四月中於越地相見歃血立誓永好之行受也無渝自是魯鄭信使不絕時周桓王之九年也髡翁讀史至此論公

子軍兵權在手伐鄭伐宋專行無忌逆端已見及請殺弟軌隱公亦謂其亂言矣若暴明其罪肆諸市朝弟軌亦必感德乃告以讓位激成弑逆之惡豈非優柔不斷自取其禍此論確切不可移易隻字有詩嘆云

跋扈將軍素橫行

履霜全不戒堅冰

菟裘空築人難老

寤氏誰為抱不平

又有詩譏鍾巫之祭無益詩曰

瓜壤逃歸廟額題

年年設祭報神私

鍾巫靈感能相助

應起天雷擊子輦

却說宋穆公之子馮自周平王末年奔鄭至今尚在鄭國忽一日傳言有宋使至鄭迎公子馮回國欲立為君莊公曰莫非宋君臣哄馮回去欲行殺害祭仲曰且待接見使臣自有國書不知書中如何且

看下同分解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兵鄭忽辭婚

宋殤不忌公子馮不至與鄭構難不與鄭構難不必連年用兵不連年用兵不至殘衆生怨而伐戴之役隻輪不返又恰是喪敗于鄭華督乃因而得以激變軍心攻殺司馬遂亦并至于弑君本以忌馮而適以成之本欲除患而適以自賊天道可畏如此

兵者國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司馬王兵之官恤愛兵力最是緊要緊宋殤虐用其民孔父嘉不行諫阻以致連歲死亡深悖上帝好生之德卒之兵民歸怨君臣同時并遭慘禍宜矣

從來窮兵黷武之人未有不遭慘禍者卽或不於其身亦必于

其子孫斷無一人得以僥倖免却天道不爽長國家者可不念哉

婦女深居閨閣不見男子固所以避嫌而厚男女之別亦富有遠禍之微意焉美豔如魏氏孔嘉不自檢束乃使之隨外家省墓郊外露妍致華督得以看見堅其謀殺之心不特家政不肅亦于遠禍之道有乖幸而自盡車中差吐丈夫之氣

鄭莊急齊之急果是理之當然然而畢竟是奸雄登口蓋恤憐救災君子之事而開口便先將報也說來便仍是奸雄身分心本奸人之心而所行却是君子之事此其所以爲奸雄也

鄭忽之論我情謂明透之甚然四語中又只是兩語蓋只是輕卽不整貪以無親耳惟其輕而貪故勝不相讓不整無親故敗不相救是下二語又從上二語生出相遞而下者也簡練明

快無過於此

優柔不斷四字最是壞事古今多少好人多少好事都被這四個字弄壞了高深彌不特看透鄭忽行藏故把他不放在心上亦是看透情理之言莫輕易了

話說

殤公與夷名

自即位以來屢屢用兵單說伐國已是三次

了只爲公子馮在國故忌而伐之太宰華督素與公子馮有交見殤

公用兵於國口中雖不敢諫阻心上奸生不樂

不論義理之是非只從有交上起見便是

小人私心孔父嘉是主兵之官華督如何不怪他每思尋端殺害只爲他

是殤公重用之人掌握兵權不敢動手自伐國一出全軍覆沒孔父

嘉隻身逃歸國人頗有怨言盡說國君不恤百姓輕師好戰害得國

中妻寡子孤戶口旣滅華督又使心腹人于里巷布散流言說屢次

用兵皆出孔司馬主意

兵民原只怨君只輕輕一語便移在司馬身上奸人可畏

國人信以爲然

皆怨司馬華督正中其懷又聞說孔父嘉繼室魏氏美豔非常世無

其比只恨不能一見忽一日魏氏歸寧隨外家出郊省墓時值春月

柳色如煙花光似錦正士女踏青之候魏氏不合揭起車幃音顯車上張羅

也偷覷外邊光景禮法蕩然令人可恨華督正在郊外遊玩驀然相遇詢知是

孔司馬家眷大驚曰世間有此尤物名不虛傳矣日夜思想魂魄俱

銷若後房得此一位美人足勾下半世受用除是殺其夫方可以奪

其妻繇此害嘉之謀益決時國相王十年春蒐之期曰蒐孔父嘉簡

閱車馬號令頗嚴華督又使心腹人在軍中揚言司馬又將起兵伐

國國人昨日與太宰會議已定所以今日治兵軍士人人恐懼三三兩兩

俱往太宰門上訴苦求其進言于君休動干戈于君休動干戈反動下弋于氏刑手華督故意將門閉緊

但遣閹人於門隙中以好言撫慰軍士求見愈切人越聚得多了多

有帶器械者看看天晚不得見太宰吶喊起來自古道聚人易散人

難華督知軍心已變衷甲穿甲佩劍而出傳命開門教軍士立定不

許喧嘩自己當門而立先將一般假慈悲的話穩住眾心凡好人俱

先有一番假慈悲話然後說孔司馬主張用兵殃民毒眾主君偏于

信任不從吾諫三日之內又要大舉伐國百姓何罪受此勞苦

激得眾軍士咬牙切齒聲聲叫殺華督假意解勸假意解勸正你們

不可造次若司馬聞知奏知主公性命難保解勸之語却是要眾軍

士紛紛都道我們父子親戚連歲爭戰死亡過半今又大舉出征那

國將勇兵強如何敵得他過左右是死不如殺却此賊與民除害

死而無怨華督又曰投鼠者當忌其器司馬雖惡實主公寵幸之臣

此事決不可行再重一句逼眾軍士曰若得太宰做主便是那無道

昏君吾等也不怕他必有此句他一頭說一頭扯住華督袍袖不放

曰願隨太宰殺害民賊當下眾軍士幫助輿人駕起車來華督被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眾軍士簇擁登車中自有心腹緊隨一路呼哨直至孔司馬私宅

將宅子團團圍住華督分付且不要聲張待我叩門於中取事其時

黃昏將盡孔父在內室飲酒聞外面叩門聲急使人傳問明有人說是華太

害而竟恬然不知孔父亦坐于酒色矣

宰親自到門有機密事相商孔父嘉忙整衣冠出堂迎接纔啓大門

外邊一片聲吶喊軍士蜂擁而入孔父嘉心慌却待轉步華督早已

登堂大叫害民賊在此何不動手嘉未及開言頭已落地華督自引

心腹直入內室搶了魏氏登車而去想到手了想其心中不知何等興頭魏氏在車中

無計所施暗解束帶自繫其喉比及到華氏之門氣已絕矣真箇華

督歎息不已分付載去郊外藁葬嚴戒同行地場掃地到也人從不許宣揚其事嗟

乎不得一夕之歡徒造萬劫之怨豈不悔哉眾軍士乘機將孔氏家

私擄掠罄盡孔父嘉止一子名木金父年尚幼其家臣抱之奔圖後

來以字爲氏曰孔氏孔聖仲尼卽其六世之孫也且說圖殤公聞司

馬被殺手足無措又聞華督同往大怒卽遣人召之欲正其罪華督

稱疾不赴馮公傳令駕車欲親臨孔父之喪華督聞之急召軍正中

書者謂曰主公寵信司馬汝所知也汝曹擅殺司馬烏得無罪先召

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主公以德爲怨任用司馬伐國不休今司馬

受戮天理昭彰不若并行大事迎立先君之子轉禍爲福豈不美哉

軍正曰太宰之言正合眾意此句要緊蓋不合眾意事體便做不成

正合眾意故於是號召軍士齊伏孔氏之門只等公一到鼓譟而

起侍衛驚散殤公遂死于亂軍之手華督聞報衰服而至舉哀者再

乃鳴鼓以聚羣臣胡亂將軍中一二人坐罪行誅以掩眾目倡言先

君之子馮見在國人心不忘先君合當迎立其子百官唯唯而退

華督遂遣使往國報喪且迎公子馮一面將國寶庫中重器行賂

各國告明立馮之故且說壯公見了使接了國書已知來意便

整備法駕送公子馮歸國為君道難人公子馮臨行泣拜於地曰馮之殘喘皆君所留幸而返國得延先祀當世為陪臣不敢二心壯公亦為嗚咽公子馮回國華督奉之為君是為莊公華督仍為太宰分賂各國無不受納何消說得別事便恐有納有不納者乎侯鄭伯同會於稷地以定國公之位使華督為相有了上伴東西神鬼史官有詩嘆曰

春秋篡弒歎紛然

宋魯奇聞只隔年

列國若聞辭賄賂

亂臣賊子豈安眠

又有詩單說宋殤公背義忌馮今日見弒乃天也詩曰

穆公讓國乃公心

可恨殤公反忌馮

今日殤亡馮即位

九泉羞見父和兄

單表魯僖公自會稷回來中途接得警報今有北戎主遣元帥大良

小良帥戎兵一萬來犯。界已被祝阿直攻。歷下守臣不能抵當。連

連告急。乞主公速回。僖公曰：北戎屢次侵擾，不過鼠竊狗偷而已。今

番大舉入犯，若使得利而去，將來北鄙必無寧歲。打得一頭閃兔得

乃分遣人於魯、衛、齊三處借兵。一面同公子元、公孫戴、仲等前去歷

城拒敵。却說齊公聞魯有戎患，乃召世子忽，謂曰：魯與衛同盟，且

每用兵，必相從。今來乞師，宜速往救。乃選車三百乘，使世子忽

為大將，高渠彌副之。祝晦為先鋒。星夜望魯國進發。聞僖公在歷

下，迺來相見。時魯衛二國之師尚未會到。僖公感激為已，親自出城

犒軍。與世子忽商議退戎之策。世子忽曰：戎用徒，輒步易進，亦易敗。

我用車難敗，亦難進。然雖如此，戎性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是可誘而取也。况彼恃勝必然，輕進若以偏師，嘗敵詐為

敗走，戎必來追。吾預伏兵以待之。凡待驕兵，必須此法。追兵遇伏，必駭而奔奔。

而逐之必獲全勝矣僖公曰此計甚妙齊兵伏于東以遏其前魯兵

伏于北以逐其後首尾攻擊萬無一失世子忽領命自去北路分作

兩處理伏去了僖公召公子元授計汝可領兵伏于東門不等戎軍

來追卽忙殺出使公孫戴仲引一軍誘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東門

伏兵之處便算有功分撥已定公孫戴仲開關搦戰戎師少良持刀

躍馬領著戎兵三千出寨迎敵兩下交鋒約二十合戴仲氣力不加

回車便走却不進北關繞城向東路而去純城而去誘敵顯然小良

不捨儘力來追大良見戎兵得勝盡起大軍隨後此所謂勝不相讓也將近東

門忽然炮聲大振金鼓喧天葦葦中都是兵如蜂攢蠅集小良急叫

中計撥回馬頭便走反將大良後隊衝動此所謂輕而不整也立脚不牢一齊

都奔此所謂敗不相救也公孫戴仲與公子元合兵追趕大良分付小良上前

開路自己斷後且戰且走落後者俱被齊兵擒斬戎兵行至鵲山回

顧追軍漸遠喘息方定正欲埋鍋造飯山坳裏喊聲大舉一枝軍馬

衝出口稱國國上將高渠彌在此大良小良慌忙上馬無心戀戰奪

路奔逃高渠彌隨後掩殺約行數里之程前面喊聲又起却是世子

忽引兵殺到後面公子元率領國兵亦至殺得戎兵七零八落四散

視哨這一箭不敵得不堪

逃命小良被射祝一箭正中腦袋墜馬而死大良匹馬潰圍而出正

遇著世子忽大良措手不及亦被世子忽斬之生擒甲首三百死者

無算世子忽將大良小良首級并甲首都解到齊侯軍前獻功僖公

大喜曰若非世子如此英雄戎兵安得便退今日社稷安靜皆世子

之所賜也世子忽曰偶效微勞何煩過譽於是僖公遣使止住魯

之兵免勞跋涉命大排筵席專待世子忽席間又說起小女願備箕

帚世子忽再三謙讓席散之後僖公使夷仲年私謂高渠彌曰寡君

慕世子英雄願締姻好前番遣使未蒙見允今日寡君親與世子言

丈夫作事有剛柔

未必辭婚便失謀

試詠載驅非傲苟

魯桓可是得長壽

高渠彌素與公子魯相

厚聞祭足之語益相交結公子忽言于莊公

曰渠彌與子魯私通往

來甚密其心不可測也

此非世子所宜言莊公以世

子忽之言面責渠彌

轉以老奸渠彌諱言無有轉背卽與子魯言之

子魯曰吾父欲用汝爲

正卿爲世子所阻而止今又欲斷吾兩人之

往來父在日猶然若父

百年之後豈復能相容乎高渠彌曰世子優

柔不斷

四字看得是鄭勿知處在此

不能害人公子勿憂也子魯與高渠彌自此

與世子忽有隙後來高

渠彌弑忽立魯蓋本于此再說祭足爲世子

忽畫策使之結婚于

修好于魯陳衛二國方睦若與魯成鼎足之

勢亦足自固世子忽以

爲然祭足乃言于莊公遣使如魯求婚

從之世子忽至

陳親迎媯氏以歸魯桓公亦遣使求婚于魯只因齊

侯將女文姜許婚魯侯又生出許多事來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聖人制禮男女七歲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人常怪之以爲弟兄姊妹骨肉至親年始七歲甚爲幼小何至分別如此之甚也吾年數歲時塾師初授禮記使誦讀至此篇心竊訝之時吾有異母姊長吾八歲固常抱持我鋪飯我者也吾有一弟纔週歲尙不知弄其目與吾周旋立則聯行坐則并席食則共器者正少吾二歲之同母妹也吾性不好弄一切嬉戲之事從不措意見他家兒羣聚而嬉輒厭惡之稍近吾前吾輒走避凡自塾中歸除誦讀之外亦惟時與此妹周旋而已吾此妹性頗慧每當吾

讀書時吾妹或坐或立於側指問書字吾日間所聞于塾師之
故實有淺近者不論其解與不解輒爲道之如此者數年如一
日也因念如此者有何妨礙而禮禁之非聖人之性情迥與人
異則此書非聖人之書也及稍長略知有男女居室之事始知
所以尊別者職此之故因又竊念弟兄姊妹骨肉至親豈同于
凡人殆亦聖人之過慮也及及長而知亦有瀆倫之輩殆人而
禽獸者也今觀齊世子諸兒之與文姜乃深歎聖人之制禮爲
天下萬世防微杜漸計豈不至深且遠哉

諸侯之禮女嫁敵體之國下卿送之若嫁大國則上卿送之以
致鄭重若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以致其敬從無父送其女之
禮齊僖越禮而親送溺愛可知素日之不講于禮又可知父兄
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諸兒之無恥亂倫僖公之過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桓王積怒于鄭討罪興兵固自怪他不得至于鄭之兵力強盛
桓王諒非不知只是決不料到鄭人出兵拒敵耳拒敵已出意
外况箭射王身耶真是異常變亂非特桓王不料卽我今日亦
不料也

鄭莊奸詐一生到此盡行敗露正如九尾狐百計迷人到刀劍
臨身自不覺原形現出耳

桓王雖是才力不充然看人却頗有眼力看虢公持軍不敗退
敵救王因祭足之來而宥罪合前之奔喪辭政節節處置得宜
臨機應變有守有才的是上等人物品以政畀之實爲得當

鄭莊挾怨行私伐宋伐許俱以奉天討罪爲名故設螫弧以壯
聲勢乃久假不歸今日拒敵王師仍欲復設此旆不知所奉者
何天所討者何罪若非祭足之言不幾令臣民笑殺耶

諸侯抗命傷及王躬縱兵力不足以勝之亦當宣衛大義豈爲
示懲借虛名以動之猶可冀其悛改奈何恐彰敗信諱疾且醫
隱忍姑息既無其實并喪其名使諸侯無復知有王命之尊而
周室遂以不競悲夫

話說國債公生有二女皆絕色也長女嫁于國卽國宣姜另有表白
在後單說次女文姜生得秋水如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語比玉玉
生香真乃絕世佳人古今國色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號爲
文姜世子諸兒原是個酒色之徒與文姜雖爲兄妹各自一母諸兒

長于文姜只二歲自小在宮中同行同坐戲耍頑皮戲耍頑皮便包

藏許多不
好在內及文姜漸已長成出落得如花似玉諸兒已通情竇見文

姜如此才貌況且舉動輕薄舉動輕薄
便是淫相每有調戲之意那文姜妖淫

成性又是個不顧禮義的人大凡奸淫之事多半先是婦女生心交
姜若是個正經女子肯顧禮義諸兒如

何便敢生心便生 語言戲謔時及閨巷穢褻全不避忌諸兒生得長

身偉幹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到是一對人品可惜產于

一家分爲兄妹不得配合成雙如今聚于一處男女無別遂至並肩

攜手無所不至只因礙着左右宮人單少得同衾貼肉了也是國侯

夫婦溺愛子女不預爲防範以致兒女成禽獸之行後來諸兒身弑

國危禍皆繇此自國世子忽大敗戎師國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

許多英雄今與議婚選釋女婿之事如何當着女兒面前說齊僖全然不知爲父之道也文姜不勝之

喜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心中鬱悶染成一疾暮熱朝涼精神恍惚

半坐半眠寢食俱廢有詩爲證

二八深閨不解羞 一椿情事鎖眉頭

鸞鳳不入情絲網 野鷺家雞總是愁

世子諸兒以候病爲名時時闖入閨中捱坐牀頭遍體撫摩只圖疾

苦但耳目之際僅不及亂一日○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見諸兒在

房責之曰汝雖則兄妹禮宜避嫌此時方說却是遲了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

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自此相見遂稀未幾僖公爲諸兒娶○女○

○俱有媵音孕從諸兒愛戀新婚兒妹踪跡益疎男女相悅純是爲

百無一二諸兒既不願倫理而欲淫其妹今因愛戀新婚踪跡便疎了其心地可知文姜深閨寂寞懷念諸兒

病勢愈加却是晌中展轉難以出口正是啞子漫嘗黃柏味自家有

苦自家知有詩爲證

春草醉春烟

深閨人獨眠

積恨顏將老

相思心欲燃

幾回明月夜

飛夢到郎邊

却說魯桓公卽位之年年齒已長尙未聘有夫人大夫臧孫達進曰

古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今君內主尙虛異日主器何望非所以重

宗廟也公子翬曰臣聞魯侯有愛女文姜欲妻魯世子忽而不果君

盍求之桓公諾曰即使公子翬求婚于魯魯僖公以文姜病中請綏

其期宮人却將魯侯請婚的喜信報知文姜文姜本是過時思想之

症得此消息心下稍舒病覺漸減女子在家時急于要嫁者後來多半不貞亦至理也及魯魯

爲魯督一事共會于稷魯侯當面又以婚事爲請魯侯期以明歲至

魯桓公三年又親至嬴地齊地近泰安州與魯侯爲會魯僖公感其懇勤許

之魯侯遂于嬴地納幣視常禮加倍隆重僖公大喜約定秋九月自

送文姜至魯成婚魯侯乃使公子翬至魯迎女魯世子諸兒聞文姜

將嫁他國從前狂心不覺復萌使宮人假送花朵于文姜附以詩曰

桃有華

燦燦其霞

當戶不折

飄而爲苒

音擅小中萍草

吁嗟兮復吁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曰

桃有英

燁燁其靈

今茲不折

詎無來春

叮嚀兮復叮嚀

女子無才便是德正謂此等處耳若靜好倡隨及聞誠女訓之

類才正是德

有何妨礙耶

諸兒讀其答詩知文姜有心于彼想慕轉切

啓好自女信不誣矣

未幾

卿公子翬如魯迎取文姜魯僖公以愛女之故欲親自往送諸兒聞

之請于父曰聞妹子將適魯侯魯世好此誠美事但魯侯旣不親

迎必須親人往送父親國事在身不便遠離孩兒不才願代一行

不曾代行不然只恐此番途中便先做出來了僖公曰吾已親口許下自往送親安可失信

說猶未畢人報魯侯停駕譚邑魯專候迎親僖公曰魯禮義之國中

道迎親正恐勞吾入境吾不可以不往諸兒默然而退姜氏心中亦

如有所失幾乎幾乎僖倖僖倖其時秋九月初旬吉期已迫文姜別

過六宮如眷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諸兒整酒相待四目相視各不

相捨只多了元妃在坐且其父僖公遣宮人守候不能交言暗暗嗟
歎臨別之際諸兒挨至車前單道個妹子留心莫忘叮嚀之句文姜
答言哥哥保重相見有日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謹與僖
侯相見侯敘甥舅之禮設席款待從人皆有厚賜僖公辭歸侯
引文姜到國成親一來僖是個大國二來文姜如花絕色侯十分
愛重三朝見廟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僖公復使其弟夷仲年
聘僖問侯姜氏自此僖親密不在話下無名子有詩單道文姜出
嫁之事詩云

從來男女慎嫌微

兄妹如何不隔離

只爲臨岐言保重

致令他日玷中閨

話分兩頭再說桓王自聞伯假命伐宋心中大怒何不于此時

其無辭以逞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伯莊公聞知此信心怨

桓王不知目反只是怨人一連五年不朝桓王曰寤生無禮甚矣

若不討之人將效尤朕當親帥六軍往聲其罪號公林父諫曰有

累世卿士之勞今日奪其政柄是以不朝且宜下詔徵之不必自往

以褻天威號公明知鄭莊未必肯甘心桓王忿然作色曰寤生欺朕

非止一次朕與寤生誓不兩立乃召魯衛陳三國一同興師伐鄭是

時右父微朝之言為正達爾只師未免和也侯鮑方薨其弟公子佗字伍父弒太子免音問而自立謚鮑為桓

公國人不服紛紛逃散國使徵兵公子佗初即位不敢違王之命只

得糾集車徒遣大夫伯爰諸統領望國進發國各遣兵從征桓

上使號公林父將右軍以國之兵屬之使周公黑肩將左軍國兵

屬之王自統大兵為中軍左右策應國莊公聞王師將至乃集諸大

夫問計羣臣莫敢先應自是一件正卿祭足曰天子親自將兵責我

不朝名正言順不如遣使謝罪祭仲一生只有此番說了幾句正話轉禍為福莊公怒

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于我三世勸主之績付與東流此番若不挫

其銳氣胡說崇社難保高渠彌曰臣手助與要保宗社只在朝貢不絕豈有擗兵拒戰之素睦其助兵乃不得已也

與我夙仇必然効力天子震怒自將其鋒不可當宜堅壁以待

之俟其意怠或戰或和可以如意大夫公子元進曰以臣戰君於理

不直宜速不宜遲也臣雖不才願獻一計莊公曰卿計如何于元曰

王師既分爲二亦當爲三軍以應之左右二師皆結方陣以左軍當

其右軍以右軍當其左軍主公自率中軍以當王莊公曰如此可必

勝乎子元曰陳作弑君新立國人不順勉從徵調其心必離若令右

軍先犯圖師出其不意必然奔竄再令左軍逕奔圖聞圖敗

亦將潰矣行軍貴整軍心貴專正爲此等處耳然後合兵以攻王卒萬無不勝莊公曰

卿料敵如指掌子封公子不死矣正商議間疆吏報王師已至繻葛

地鄭三營聯絡不斷莊公曰但須破其一營餘不足破也乃使大夫曼

伯引一軍爲右拒方陣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爲左拒白領上將高棠

彌原繁瑕叔盈祝聃等建蜚弧大旗于中軍祭仲進曰蜚弧所以勝

也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祭仲悞矣天子之

擅伐諸侯其罪大矣奉上天而討王罪有何不可莊公曰寡人思不及此

耳帝至與諸曰卽命以大旆易之仍使瑕叔盈執掌其蜚弧寘于武庫自後不用

高渠彌曰臣觀圖王頗知兵法今番交戰不比尋常請爲魚麗之陣

莊公曰魚麗陣如何高渠彌曰甲車二十五乘爲偏甲士五人爲伍

每車一偏在前別用甲士五五二十五人隨後塞其闕添車傷一人

伍卽補之有進無退此陣法極堅極密難敗易勝莊公曰善三軍將

近繻葛札住營寨桓王聞繻伯出師抵敵怒不可言便欲親自出戰

號公林父諫止之次日各排陣勢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只

看軍中大旆展動一齊進兵且說桓王打點一番責繻的說話你你

打點其如專待君出頭打話當陣訴說以折其氣老賊不肯出來正是怕折氣日

君雖列陣只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並無人應將至

午後莊公度王卒已怠教瑕叔盈把大旗磨動左右二拒一齊鳴鼓

鼓聲如雷各各奮勇前進且說曼伯殺入左軍驪兵原無鬪志即時

奔散反將固兵衝動周公黑肩阻遏不住大敗而走再說祭足殺入

右軍只有固旗號衝突將去二國不能當抵各自覓路奔逃號公

林父仗劍立于車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斬祭足不敢逼林父緩

緩而退不折一兵號公能兵不愧王寵再說桓王在中軍聞敵營鼓聲振天知

是出戰準備相持只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早亂原來望見潰兵知

左右二營有失連中軍也立脚不住却被驪兵如牆而進祝聃在前

原繁在後曼伯祭足亦領得勝之軍并力合攻殺得車傾馬斃將隕

又音尤從上音也

兵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且戰且走祝聃望見繡蓋之下料是

周王儘着眼力覘真一箭射去

音要何真也 萬惡之賊 該殺該剛

正中周王左肩幸衷甲堅

厚傷不甚重祝聃催車前進正在危急却得號公林父前來救駕與

祝聃交鋒原繁曼伯一齊上前各騁英雄忽聞

切稱上声也 剛也

中軍鳴金甚急遂

各收軍桓王引兵退二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亦至訴稱人不肯用

力以至于敗桓王赧然曰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祝聃等回軍見

亮意謂虛不在用陳佗在 那所二字加之天子

莊公曰臣已射王肩不能林父耳周王膽落正待追趕生擒那厮何以鳴金莊公

曰千古所未聞本為天子不明將德為怨今日應敵萬非得已賴諸卿之力社稷

無隕足矣何敢求多依你說取回天子如何發落

有何難處只消 說推出斬之 卽

射王亦不可也萬一傷重殞命寡人有弑君之名矣

便不隕命抗君 之罪其可逃乎

祭足曰主公之言是也今吾國兵威已立料周王必當畏懼宜遣使

問安稍致慇懃

又做師娘又做鬼 今日之 傳祭足衣鉢者偏地都是

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

莊公曰此行非仲疑不可命備牛十二頭羊百隻粟藟之物共百餘

車連夜到周王營內祭仲叩首再三口稱死罪臣寤生不忍社稷之

隕勒兵自衛不料軍中不戒有犯王躬

奸人將自己天大過惡只胡輕描淡寫之法不消數語遮

盜過去便若全然無事一寤生不勝戰兢殼觶之至謹遣陪臣足待

般可畏在此可恨亦在此罪輟門敬問無恙不腆做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而赦之桓王

默然自有慙色

慙的是殺他不過看官莫錯疑了

號公林父從旁代答曰寤生既知

其罪當從寬宥來使便可謝恩

也是無可奈何只得權且發放

祭足再拜稽首而出

遍歷各營俱問安否

此時亦應汗下越要做得周匝奸到二十四分

史官有詩歎云

謾誇神箭集王肩

不想君臣等地天

對壘公然全不讓

却將虛禮媚王前

又髯翁有詩譏桓王不當輕兵伐鄭自取其辱詩云

明珠彈雀古來譏

豈有天王自出車

傳檄四方兼貶爵

鄭人寧不懼王威

桓王兵敗歸周不勝其忿便欲傳檄四方共聲討寤生無王之罪號

公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功若傳檄四方是自彰其敗也縱不傳檄

知了此語却是可笑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徵兵不至徒爲鄭笑

此句却是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可借此赦宥鄭自新之路桓王默

然自此更不言鄭事却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軍中探聽得陳國

篡亂人心不服公子佗于是引兵襲陳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春秋之世列國公子得國失國復國之際往往借重于婚姻廢

立之際無論賢奸忠佞亦多以此爲言蓋非特風尚人情之偏

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也陳佗之篡弑蔡人不因躍係蔡姬所出
出力爲何鄭突得國不消說是得力于宋可知鄭忽兩次辭婚
是失計處未可以安分辭大爲賢也前回髯翁言文姜禍魯鄭
忽之辭婚未爲不善是又不不然蓋鄭莊祭足與我今日所論乃
審時度勢論其大端若文姜之妖淫不端豈可先事而算卽鄭
忽之辭婚亦謂齊大非耦非有見于文姜而知其不可也不然
齊魯豈非耦國何以竟不免禍也哉况文姜之得以亂倫自是
魯桓之罪不得盡罪文姜也正評在第十三回中

國有賢臣鄰國憚之國有奸臣鄰國喜之蓋臣之賢奸不特國
之盛衰所由分亦鄰國之所借以逞志者也故楚欲勝隨便先
驕少師因有一季梁在熊率比便策其無益及少師陣亡鬬伯
比便說天意不欲亡隨許成而不復戰人君子用人之際顧可

不慎其權衡哉

楚人因隨臣之賢好嗣定其興衰則楚之用人槩可想見此楚之所以崛起也

熊通僭號一事王朝既力不能制寧可聽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古人謂進爲侯伯或可止其稱王此又不然楚之稱王稱公總于王朝無所損益楚人僭號自稱誰不知其罪者僅能欺詐蠻夷未能卽禍中國若假之以侯伯之位則彼必將假王命以凌諸侯是子之以尊大之柄矣楚人不特無功王室而且久缺朝貢昭王南征大罪未討今反加之上賞何以爲名且楚人貪狼無厭縱加以公侯未必便可饜足其心不饜其心仍不免于僭稱王號是終爲無益之舉而適以亂臣下之心喪王朝之命其何利乎吾固曰寧可使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也

宋人之脅祭足祭足之被脅而竟廢忽而立突者不過明誓之
故耳却不知盟誓以理為主非理之盟誓便做不得準故孔子
說要盟也神不聽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正爲此等處特特下一指點祭足奸人一生奸詐到該用變
詐處反極極守信起來總之不明義理人欺詐處固不是不欺
詐處又不是也故學者晰理要緊

話說**陳**桓公之庶子名躍係蔡姬所出**蔡**侯封人蔡侯名也之甥也因**陳**

蔡之兵一同伐**陳****陳**國是大夫伯爰諸爲將**蔡**國是**蔡**侯之弟**蔡**季

爲將**蔡**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伯爰諸曰新君佗雖然篡位奈人心

不服此四字便不又性好田獵每每徵服從禽于郊外不恤國政將

來國中必然有變亂之禍必不恤國政則逆取順守或亦可安今乃

生變了道理說得其是若不能收人心恤國政則逆取順守或亦可安今乃蔡季曰何不討其罪而戮之伯爰諸曰心非

氏戈亦天奪其而耳

不欲恨力不逮耳及**圖**王兵敗三國之師各回本國蔡季將伯爰諾所言奏聞**圖**侯獨**圖**侯曰太子免既死次當吾甥卽位佗乃篡弑之賊豈容久竊富貴耶蔡季奏曰佗好獵侯其出可襲而殺也**圖**侯以爲然乃密遣蔡季率兵車百乘待于界口只等逆佗出獵便往襲之蔡季遣諜打探回報**圖**君三日前出獵見屯界口蔡季曰吾計成矣乃將車馬分爲十隊都扮作獵人模樣一路打圍前去正遇**圖**君隊中射倒一鹿蔡季馳車奪之**圖**君怒輕身來擒蔡季季回軍便走**圖**君招引車徒趕來只聽得金鐸一聲响唬十隊獵人一齊上前將**圖**君拿住蔡季大叫道吾非別人乃**圖**侯親弟蔡季是也因汝國逆佗弑君奉吾兄之命來此討賊誅止一人餘俱不問眾人俱拜伏于地蔡季一一撫慰言故君之子躍是我**圖**侯外甥今扶立爲君何如眾人齊聲答曰如此甚合公心

可却從前人心不順

某等情願前導蔡季將逆佗卽

時臬首懸頭于車上長驅入陳在先跟隨陳君出獵的一班人眾為

之開路可知從前人心不順表明蔡人討賊立君之意于是市井不驚百姓歡

呼載道可知從前人心不順蔡季至陳命以逆作之首祭于陳桓公之廟搯立

公子躍為君是為厲公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公子佗篡位繼一

年零六個月為此須臾富貴甘受萬載惡名豈不愚哉有詩為證

弑君指望千年貴 淫獵誰知一旦誅

若是兇人無頸戮 亂臣賊子定紛如

陳自公子躍即位與蔡甚睦數年無事這段話繳過不題且說南方

之國曰蔡莘培姓子爵出自顓頊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之官能

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

國君之女得孕懷十一年開左脇生下三子又開右脇復生下三子

長曰樊己姓封于衛墟為下伯湯伐桀滅之次日參胡董姓封于韋

墟卽彭城時爲司國滅於國三曰彭祖彭姓封于韓墟卽彭城爲商伯商

未始亡四曰會人妘姓封于鄭墟五曰安曹姓封于牾墟六曰季連

幸姓乃季連之苗裔有名鬻熊者博學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師之後

世以熊爲氏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荆

蠻朕以子男之田都于丹陽在荆州枝江縣非吳之丹陽也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漢

間民和僭號稱王熊渠便已稱王可知他何嘗定要王命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侵伐

去王號不敢稱又八傳至于熊儀是爲若敖又再傳至熊駒音白是爲

蚡此中行鼠伯芳所化冒蚡冒卒其弟熊通弑蚡蚡之子而自立熊通强暴好戰有僭號

稱王之意見諸侯戴周朝聘不絕以此猶懷觀望及周桓王兵敗于

可見編葛一戰關係甚大寤生卒死不足蔽辜熊通益無忌憚僭

謀遂決令尹闔伯比進曰只看此處便知鮮不傳檄他何嘗不知耶去王號已久今欲復稱恐駭觀聽必先

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能通曰兵道如何伯比對曰漢東之國惟

今德安府臨州為大君請以兵臨國而遣使求成焉國服則漢淮諸國無不

順矣熊通從之乃親率大軍屯于瑕齊地遣大夫遼章求成于國

有一賢臣名曰季梁又有一諛臣名曰少師侯喜諛而疎賢此四

今通病不獨一隨侯也所以少師有寵及國使至國侯召二臣問之季梁秦

曰國強國弱今來求成其心不可測也姑外為應承而內修備禦方

保無虞少師曰臣請奉成約往探國軍國侯乃使少師至瑕與國結

盟國伯比聞少師將至奏于熊通曰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以諛得

寵今奉使來此探吾虛實宜藏其壯銳以老弱示之彼將輕我其氣

必驕驕必怠然後我可以得志大夫熊率比曰季梁在彼何益于事

可知國有賢伯比曰非為今日吾以圖其後也能通從其計少師入

臣最是要緊

楚營左右瞻視見六甲朽敝人或老或弱不堪戰鬥遂有矜高之色

謂能通曰吾兩國各守疆宇不識上國之求成何意熊通謬應曰敝

諸國畢集惟黃丁列世之机一國不至子使遣使告罪又使

屈瑕責國侯不服熊通乃率師伐國軍信之耳于漢淮二水之間國侯集

羣臣問拒國之策季梁進曰國初合諸侯以兵臨我其鋒方銳未可

輕敵不如卑辭以請成國苟聽我復修舊好足矣其或不聽曲在子

國欺我之辭卑士有忠心我見國之拒請士有怒氣我怒彼怠庶

可一戰以圖僥倖子掠取有此法少帥從旁攘臂言曰爾何怯之

甚也國人遠來乃自送死耳正不知是那們若不速戰恐國人復如

前番遁逃豈不可惜前番逃遁太急不曾侯惑其言乃以少師為

戎右以季梁為御親自出師禦國布陣于青林山山在隨州東南之下季梁

升車以聖國師謂國侯曰國兵分左右二軍國俗以左為上其君必

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喪氣矣堅

攻段用兵要著少師曰避國君而不攻寧不貽笑于國人乎一個

銳乘盛善用國師

人出去到回來時頭子土不見
了一個頭兒不知可貽笑否

侯從其言先攻左軍開陣以

納師侯殺入陣中四面伏兵皆起人人勇猛個個精強少師

與將將鬪丹交鋒不十合被鬪丹斬于車下季梁保着侯侯死戰

兵不退侯侯棄了戎車微服渾于小軍之中季梁殺條血路方脫重

圍點視車卒十分不存三四不能悉得掠取一半少師之言神侯

謂季梁曰孤不聽汝言以至於此問少師何在當答曰恐怕又被楚人逃遁偏師追襲去

了有軍人見其被殺奏知侯侯歎息不已季梁曰此悞國之人

君何惜焉爲今之計作速請成爲上侯侯曰孤今以國聽于季梁乃

人楚軍求成能通天怒曰汝主叛盟拒會以兵相抗今兵敗求成非

誠心也季梁面不改色從容進曰看季梁又何等鎮靜實深通沈真隨之村石也日者奸臣少師恃寵貪功強寡君

於行陣實非出寡君之意今少師已死寡君自知其罪遣下臣稽首

于麾下君若赦宥當倡率漢東君長朝夕在庭永爲南服惟君裁之

關伯誥曰天意不欲亡隨故去其諛佞謂少未可滅也去了諛佞國便不亡

人君之偏喜諛佞者不若許成使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于周因想必以亡國為樂耳

假位號以鎮服蠻夷于楚無不利焉熊通曰善乃使遺章私謂季梁

曰寡君奄有江漢欲假位號以鎮服蠻夷若微惠上國率羣蠻以請

于周室幸而得請寡君之榮實惟上國之賜寡君戢兵以待命季梁

歸言于隨侯隨侯不敢不從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頌楚功績請王

室以王號假楚周天子不過王號楚欲稱之是敵體也既是敵體要請甚慶當且此事不特無理亦糊塗可笑之極彈

壓蠻夷桓王不許熊通聞之怒曰吾先人熊鬻有輔燕二王謂文之

勞僅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闢民眾蠻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

無賞也蠻夷臣服于你你又不會率領他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討

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為王這句話却說得是但不且王號我先

君熊渠之所自稱也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為遂即中軍自立為楚

武王與國人結盟而去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桓王雖怒國無如之

何自此周室愈弱而國益無厭熊通卒傳子熊賁遷都于郢今江陵縣東北

三里舊郢城有役屬羣蠻駸乎有侵犯中國之勢後來若非召陵之師城

濮之戰則其勢不可遏矣國分兩頭再說國莊公自勝上師深嘉公

子元之功大城櫟邑使之居守比于附庸諸大夫各有封賞惟祝暉

之功不錄祝暉自言于莊公公曰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畢竟怕人議論

還是祝暉忿恨疽發于背而死死法妙安知不是一箭之報莊公私給其家命厚

葬之國桓王十九年夏莊公有疾召祭足至牀頭謂曰寡人有子十

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亶子儀皆有貴微子突才智福祿似又

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是你一生作孽寡人意欲傳位之報知告訴誰

于突何如祭足曰鄧曼元妃也世子忽之母鄧女名曼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

屢建大功國人信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莊公曰突志非安于下

位者若立忽惟有出突于外家耳豈是出于外家便可了事且是祭生事之根老奸此時已氣盡矣

足曰知子莫如父惟君命之莊公歎曰國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

突出居于宋五月莊公薨世子忽即位是為昭公使諸大夫分聘各

國祭足聘宋因使察子突之變却說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

曰雍姑雍氏宗族多仕于宋莊公甚寵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

念其母雍姑與雍氏商議歸鄭之策雍氏告于宋公宋公許為之計

適祭足行聘至宋公喜曰子突之歸只在祭仲身上也乃使南宮

長萬宋伏甲士于朝以待祭仲入朝致聘行禮畢甲士趨出將祭

足拘執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軍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

於軍府甲士周圍把守水洩不通祭足疑懼坐不安席至晚太宰華

督攜酒親至軍府與祭足壓驚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國未有開

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正革督曰

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正革督曰

皆非也公子奔之出于雍誰不知之今子突竄伏在宮寡君憫焉且

子忽柔懦不堪爲君

柔懦雖不甚好却自與恭肅不同何至

吾子若

能行廢立之事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圖之祭足曰寡君

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矣華督曰雍姑有寵于

先君母寵子貴

不知此言出于何典吾欲問之

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國蔑有

惟力是視誰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立亦有廢而後興

教人做沒天

理事已自不可却又將自己做過沒天

子必行之寡君

理事公然直說出來此等人我不知他是何等心胸當任其無咎祭足皺眉不答華督又曰子必不從寡君將命南宮長

萬爲將發車六百乘納公子突于車出軍之日斬吾子以徇于軍吾

見子止于今日矣祭足大懼只得應諾華督復要之立誓祭足曰所

不立公子突者明神殛之史官有詩譏祭足云

丈夫寵辱不能驚

國相如何受脅陵

若是忠臣拚一死

宋人未必敢相輕

華督連夜還報因公說祭仲已聽命了次日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

于密室謂曰寡人與雍氏有言許歸吾子今國告立新君有密書

及寡人曰必殺之願割三城爲謝寡人不忍故私告子今之居間人要索重謝每

用此公子突拜曰突不幸越在上國突之死生已屬于君若以君之

靈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惟君所命豈惟三城宋公曰寡人囚祭仲

於軍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將盟之乃并召祭足

使與子突相見亦召雍氏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三人歆盟定盟宋

公自爲司盟主誓約太宰華督蒞事節盟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約三城

之外定要白璧百雙黃金萬鎰每歲輸穀三萬鍾以爲酬謝之禮禮未

出亡在鄭鄭莊相待頗厚又固之受兵用兵今幸而得返乘釁生災

既欲以廢立亂其國又因而欺詐迫脅以取利焉忘惠禍鄰無道之

甚宋馮固是大喪良心鄭莊祭足書名爲證公子突急于得國無不

當日用情可謂全無眼力

應承賜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祭足突亦允之又聞祭足有友

所以鈴制祭足也

使許配雍氏之子雍糾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仕以大夫之職祭足

亦不敢不從公子突與雍糾皆微服詐爲商賈駕車跟隨祭足以九

月朔日至○藏于祭足之家祭足僞稱有疾不能趨朝諸大夫俱至

祭府問安祭足伏死士百人于壁衣之中請大夫至內室相見諸侯

大夫見祭足面色充盈衣冠齊整大驚曰相君無恙何不入朝祭足

曰足非身病乃國病也先君寵愛子突囑諸○公今○將遣南宮長

萬爲將率車六百乘輔突伐○國未寧何以當之諸大夫面面相

覷不敢置對祭足曰今日欲解○兵惟有廢立可免耳公子突見在

口須明白說出已逆者矣

無不從者矣

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之位素與子忽

有隙挺身撫劍而言曰相君此言社稷之福吾等願見新君○子家

人聞高渠彌之言疑與祭足有約又窺見壁衣有人各懷悚懼齊聲

唯唯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納之上坐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

沒奈何只得同拜伏於地假得勉強之極所以後日不穩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

使人上之言人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啓啓中

言主君之立實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何不當時竟依先君便了到此際說來又是責備又

是借口可今因臣而納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無益於君已日許

笑之甚也今因臣而納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無益於君已日許

之今兵將及郊羣臣畏因之強協謀往迎圭公不若從權暫時避位

容臣乘間再圖迎復未寫一誓云違此言者有如日現到不打反去與同只何欺誰孩子後日非乘料昭公

接了表文及密啓自知孤立無助丈夫志在自立今竟何如可與媯

姬泣別出奔國去了九月己亥日祭中奉公子突即位是爲厲公

公羊氏論此傳以爲祭足能權吾謂在宋被脅恐身死而無益于君

權應之以脫禍可也徑守要盟而竟行廢立之事正是不能通權達

變了公羊之言大小政事皆決于祭足以女妻雍足謂之雍姬言于

厲公官雍糾以大夫之職雍氏原是厲公外家厲公在因詩與雍氏

親密往來所以厲公寵信雍糾亞于祭足自厲公卽位國人俱已安
服惟公子魯公子儀二人心懷不平又恐厲公如害是月公子豐奔
齊公子儀奔陳陳公闞子突定位遣人致書求賀因此一番使命挑
起兩國干戈且聽下回分解